



〔意大利〕邓南遮 著

佩斯卡拉的故事

47.47
52-C16



10035963

佩斯卡拉的故事

〔意大利〕邓南遮 著

万子美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Gabriele d' Annunzio
LE NOVELLE DELLA PESCARA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1976

佩斯卡拉的故事

PEISIKALA DE GUSH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61}$ 插页 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50

ISBN 7-5016-0052-8/1·54 定价 3.90 元

译者的话

加布列莱·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作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意大利文学中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宣扬享乐至上，鼓吹军国主义，推崇所谓超人，文字艳丽华美，曾在意大利风靡一时，产生过很大影响。

一八六三年三月十二日，邓南遮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地区佩斯卡拉城的一个殷实家庭。幼年在普拉托生活，上完中学和大学预科。他自幼爱好文学，一八七八年当他还是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时，就发表了抒情诗集《第一个春天》。一八八一年迁居罗马，入罗马大学文学系学习。但他对大学课程毫无兴趣，很少在校园露面，却经常混迹于上层社会的交际场所，结交名流，干出了不少风流韵事，并参加了“拜占庭新闻”文学运动。

综观邓南遮一生的理论和作为，无论就其政治立场而言，还是就其文学活动而论，他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实际上他的主要精力并没有用在文学创作上，只有在罗马生活的十年(1880—1890)里，所花的时间稍多一些。

一八八二年，他的诗集《新歌》发表，风格上摹仿卡尔杜

齐，把色情文学和实验派唯美主义结合在一起，歌颂生活的欢乐和自然的美，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其后，他又采用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和意大利维尔加的真实主义进行创作，抽去其思想内容和社会内涵，大胆地铺陈原始粗野的场面，使用超然、细腻、冷酷的“纯客观”表现手法，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如短篇小说集《处女地》（1882）、《少女的书》（1884）、《圣潘塔莱奥雷》（1886）等。不久，邓南遮便放弃了自然主义。他认为这种流派手法简单，语言粗俗，不讲究文法修辞，只用几百个普通的词汇便可写出一部作品，而且词意不准，似是而非，很难把作者的本意表达清楚；所用的句式也千篇一律，毫无变化，缺少韵味。于是他又转而研究俄罗斯文学，探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风格，创作出《乔万尼主教》（1891）。这段经历也为时不久，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到新闻创作上，作为上层社会的记者积极活动，写出了不少文章，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诗歌创作中，起初他追随以十六世纪诗歌为样板的法国高蹈派诗人，继承和改革意大利传统的诗歌形式，如“温柔的新体”和文艺复兴盛期的诗风，创作出《插曲集》、《伊索泰奥》和《喷火兽》。后来又试着采用法国诗人魏尔兰和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追求忧郁、伤感、萎靡、悲凉的情调，创作出《天堂诗》，还以巴洛克风格发表了《罗马的悲歌》。

在戏剧创作中，邓南遮受俄国戏剧中批判色彩和爱国宣传的影响较大，如《春晨的梦》、《死城》、《蒙娜丽莎》、《荣

誉》、《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约里奥的女儿》、《灯罩里的光》、《战舰》等。其中以《约里奥的女儿》最为出色，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歌声中，把阿布鲁佐地区的生活和风貌再现于舞台。《蒙娜丽莎》则是为其情妇、当时的著名歌剧女演员杜塞所作，描写艺术同利己主义和现实环境之间的冲突，宣扬唯美主义。

“玫瑰小说”三部曲《欢乐》(1889)、《无辜的人》(1891)和《死的舞蹈》(1894)的问世，是邓南遮创作倾向发生根本转折、颓废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标志。《欢乐》的主人翁安德雷亚是一位艺术家，他恣意追求情欲，终日沉溺在性生活之中，逐渐感到厌倦，觉得爱情和欢乐全都是虚无，以至厌弃人生。《无辜的人》的主人翁图里同安德雷亚如出一辙，他放肆地追求性刺激，厌恶自己的妻子，却又渴望恢复对她的爱，内心里充满了痛苦，感到空虚、孤独，产生了强烈向往死亡的病态心理。在《死的舞蹈》中，死亡如影随形地始终伴随着淫乱的场面出现。富家子弟乔琪与他的情人既无力节制情欲，更无力抗拒死亡，无法在爱情中得到解脱，最后双双跳崖自杀，在死亡中找到归宿。“玫瑰小说”三部曲是邓南遮颓废主义的代表作，虽然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是作者本身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但他极力美化极端个人主义者，宣扬享乐至上，歌颂死亡，充分地反映出意大利资产阶级在进入军国主义阶段前夕时荒淫颓废的精神状态。

邓南遮对美有着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表现手段，善于

从各种不同的现象，甚至从怪诞、颓废、丑恶、乖戾等现象中，精确地捕捉和展示美的成份和色彩，这就是他的“超功利、反理性”的唯美主义艺术基础。加上他熟练地驾驭文字的能力，优雅柔美的语言，使他的作品在意大利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实行高压政策，镇压革命运动，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邓南遮也完成了由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人向军国主义吹鼓手的转变。作为意大利中产阶级的代表和诗人，在他身上体现了本阶级的梦想：充沛的精力和寻花问柳的本领，勇敢的行为和文雅的风度，侃侃的谈吐和非凡的经历，冒险的生涯和忘情的享乐，加上鼓吹优等民族，维护现有秩序，追求权力荣誉，轻视平民百姓等思想，使他逐渐成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争相仿效的楷模。

一八九五年前后，邓南遮开始用唯美主义大肆鼓吹优等民族和对“超人”的迷信，从而一跃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旗帜。他在一篇介绍《飨筵》杂志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后来就被这些人奉为邓南遮派的宣言和纲领。他在该文中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汇集成一个活跃的具有战斗力的团体，从世俗的浊浪中恢复意大利最优秀的传统。……意大利造就过象创造绝代佳人的达·芬奇和塑造不朽英雄的米开朗琪罗那样的超人，是无与伦比的优等民族”。这一主张正好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当时的心理和要求，代表了他们的

利益。一八九六年，邓南遮在佛罗伦萨成立《雄狮》杂志文学集团，以反粗俗、反软弱、反嫉妒为旗号，与进步文化对抗，宣传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为邓南遮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该集团的两名主要成员柯拉迪尼和加洛里奥后来都是有名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

《雄狮》杂志刚刚发行六期，意大利在非洲的阿杜瓦战役失利。这一事件给《雄狮》杂志的方向带来了转折性的变化，邓南遮派相因提出“把艺术作为唯一退却的行动，把行动作为最完美的艺术品”这一反动口号，作为该集团的行动纲领。在邓南遮的作品中，空虚颓丧、享乐至上、欲望第一的主人翁逐渐让位于肩负重任的强有力的“超人”，对古代罗马英雄们赫赫伟业的歌颂渐次取代了对极端个人主义者的赞赏。诗集《海歌》(1893)颂扬古代威尼斯海军称霸亚德里亚海的战绩，呼吁光复意大利过去的光荣，重建称霸全球的新意大利。剧本《战舰》(1908)炫耀意大利人历史上的军事成就，为意大利帝国主义向海外的军事扩张摇旗呐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南遮撰文写诗，发表演说，狂热地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鼓吹主战派的干涉主义，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战争的作品，后来合编为《颂歌集》，包括《天颂》、《地颂》、《海颂》、《英雄颂》。全书共分七卷：《迈亚集》、《厄勒克特拉集》、《阿尔西翁集》、《墨洛珀集》、《阿特洛波斯集》、《提厄斯忒斯集》和《塞勒涅集》。这些作品均以古代希腊和罗马故事中的英雄为题材，鼓吹战争和黩武主义。

邓南遮不仅狂热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鼓吹叫好，

而且还身体力行，于一九一五年志愿入伍，直接到前线作战。一九一六年一月，他在担任空军飞行员时，因飞机失事，右眼受伤失明。同年九月，他不听医生的劝阻，又重返前线，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邓南遮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率领二百八十七名敢死队员，采取“鲨鱼行动”，强行攻占阜姆城。由于他发表了反对尼蒂和吉奥里蒂的讲话和宣言，政府军于第二年包围了该城，邓南遮头部受伤，签署投降书，被迫于一九二一年元旦，交出市政大权，撤退到加尔达湖边的“意大利胜利”别墅，在此写下了长篇诗作《夜曲》，以一个伤员日记的形式，通过梦幻般的朦胧回忆，继续讴歌战争，赞美死神，鼓吹超人的不死和他们肩负的历史重任。一九二四年，邓南遮被封为内沃索山公爵。

一九二六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发动政变，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邓南遮立即投靠，与墨索里尼建立私交，积极拥护法西斯主义，为其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大造舆论，妄图重温罗马大帝国的旧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邓南遮被任命为意大利科学院院长。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去世。

邓南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九二六年，意大利为出版邓南遮选集，专门成立了国家研究所，仅作者自选编印的目录便有八十二部作品，总共四十八卷。

*

*

*

《佩斯卡拉的故事》共收集了十八篇有关阿布鲁佐地区

的短篇小说，均系邓南遮前期的作品，选自他在罗马生活期间（1880—1890）发表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处女地》（1882）、《少女的书》（1884）和《圣潘塔莱奥雷》（1886），一九〇二年由作者本人选编而成。

这些作品均创作于作者少年翘秀、才思敏捷之际，充分地显露了他的文学才华，表现出他熟练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对美所具有的敏锐感受力。作者选编时，从上述三部集子中精选了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作品，并对内容和标题进行了重新修改和润色，使其更趋完善，成为他得以引起意大利文坛瞩目的成名之作。

在艺术风格上，这些作品大都受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和意大利维尔加现实主义的影响，尤其以后者的影响更深。意大利统一之后，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阶层带着各自的问题和不同的语言登上了舞台，他们的利益必然地要反映到文学领域。当时，意大利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广大农民、渔夫、城市贫民和中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传统浪漫主义文学已丧失其现实意义，逐渐趋向衰落。以维尔加为代表的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现实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文学便在意大利应运而生。

《佩斯卡拉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邓南遮选取贫穷落后的故乡——阿布鲁佐地区的佩斯卡拉为背景，采用原始粗野的格调和超然、冷酷、客观、细腻的表现手法，对那里的乡镇自然风貌和渔民、农民、城市贫民的艰

苦生活以及他们苦苦挣扎搏斗的情景，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写，暴露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这些作品中，邓南遮着意刻画的主要是环境在人物身上打下的烙印，过分地渲染主人翁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病态。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被生活和社会所抛弃，被环境蹂躏得不成样子的弱者，他们不仅受到贫穷的煎熬，而且常常受到自身动物性本能的折磨，精神上备受创伤，肉体上畸型丑陋，因而具有极其颓废的消极作用。

在艺术手法上，邓南遮以平静、冷漠的笔触，对人物的无知、残忍、本能、情欲、兽性、凶杀和痛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将人物自然化、动物化，使人物的本性完全被动物的本能所左右。在他的笔下，一切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安娜在病态般的冷漠之中苦熬了一生（《安娜姑娘》）；在道德与本能之间苦苦搏斗的奥尔索拉悲惨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少女奥尔索拉》）；受包办婚姻摧残的罗莎面对丈夫的尸体，投入青梅竹马的小叔子的怀抱（《守灵》）；被毒瘤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海员贾鲁卡被好心的同伴活活弄死，抛入大海（《海大夫》）；备受继母虐待的契罗因为拿了几片面包，就被生生卡断了喉管（《食柜》）；老实本分的洗衣妇坎迪娅因主人诬其偷窃，痛苦委屈，疯癫而死（《坎迪娅之死》）；抢抬圣像受伤的卢玛里多甘心砍下自己的右手，祭献给他信奉的保护神（《英雄》）……这一幅幅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画面，通过邓南遮不动声色的描写和平静冷漠的叙述，真实具体、细腻入微、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也真实

地反映出作者对下层老百姓的疾苦无动于衷、视若罔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同对不幸的人们寄予深切同情的维尔加相比，邓南遮的《佩斯卡拉的故事》是从真实主义的明显倒退。

《佩斯卡拉的故事》以阿布鲁佐地区的自然风光和民俗为背景，具有田园小说的抒情特点和地方文学的乡土气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也都选用该地区的方言，既符合人物的性格，也给读者以一定的亲切感和真实感。

《佩斯卡拉的故事》在文笔上的独到之处，是大量使用未完成过去时，尽可能去掉时间概念，超脱于时间之外，构成小说的典型气氛，使其前后协调，具有高度的叙事抒情效果。

* * *

今年是邓南遮去世五十周年，意大利文艺界对于他在文学史上的是非功过，又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同时，不仅重新出版了他的作品，还出版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料。

三十年代，我国也翻译介绍过邓南遮的小说和诗歌，并且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现在，《佩斯卡拉的故事》翻译出版，希望对国内重新研究邓南遮有所帮助。

1988年10月

目 次

译者的话.....	1
少女奥尔索拉	1
安娜姑娘.....	69
殉教者	128
英雄	144
守灵	151
阿玛尔菲伯爵夫人	162
奥费纳公爵之死	201
摆渡的人.....	218
送终	243
坎迪娅之死	252
魔法	267
金币	289
食柜	298
蒙吉亚	305
桥头风波.....	315

图尔伦达纳还乡	
醉鬼图尔伦达纳	340
海大夫	357

少女奥尔索拉



中午，临终圣体^①被送出教堂大门。白皑皑的初雪盖满了大街小巷，把楼台房舍装点得一片银白。高处，一座座巨大的蓝色海岛，隐现在带雪的浓云之间，在布里娜宫的背后缓缓地扩展，越来越清晰，照亮了班迪埃拉大街。在天上地下浑然一色的银白世界之中，一轮艳阳奇迹般地闪现在城市上空。

临终圣体是为奥尔索拉送去的，她家就住在拱门旁边。行人纷纷停下脚步，观看严肃的神父走过。神父没有戴帽，披着紫色的祭带，撑着一把绯红色的大伞，几名修道士拎着灯走在他的身边，清脆的铃声伴着神父低声吟诵圣经的声音。几只无家可归的野狗从胡同里左躲右闪地窜了过去。正在往广场一角清理积雪的玛赞蒂也赶紧停下手中的活计，脱下帽子，低头而立。空气中弥漫着从佛拉亚诺面包房散发出的新鲜面包的香味。

① 天主教在举行弥撒时，以小面饼象征耶稣的身体，称为“圣体”。教徒领食称为“领圣体”。临终之前所领最后一次圣体，称为临终圣体。

病人家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铃声和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少女奥尔索拉仰卧在病床上，剧烈的高烧已使她昏昏沉沉地失去了知觉，呼吸断断续续，不时为弥留时的痰厥所阻遏。头发几乎脱尽的脑袋平放在枕头上，脸色铁青，眼皮松弛，眼睛上粘满了眼屎，鼻孔也象被烟熏过似的发黑。一双枯瘦的小手，时而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动作，似乎是想抓住某些空幻之中的东西，时而又打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手势，使在场的人感到莫名的恐惧。惨白的胳膊上，肌肉和筋络不住地抽搐。嘴里喃喃呐呐地说着胡话，那声音就象被齿龈和舌头之间的黏液粘住了一样，谁也听不明白。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在发生最严重的事态时才会出现这种悲剧式的沉寂。在这样的沉寂中，病人的喘息，莫名其妙的手势，以及时时发作的嘶声咳嗽，令人越来越感到她眼看就要断气。打开的窗户将清新的空气放入室内，又将病房里的浊气排出室外。覆盖在波尔塔诺瓦拱门飞檐上和哥林多式立柱上的积雪，反射出耀眼的、闪烁不定的光芒，透过水晶般的冰花，看上去就象是五颜六色的飞虹。房间里的墙壁上悬挂着黄铜的圣牌和圣像。一幅罗莱托圣母像镶嵌在玻璃镜框里，圣母全身漆黑，连面孔、胸部和胳膊上也都透出墨染似的光泽，在佩带着半月形金色饰物的衣服中间闪闪发光，看上去就象是一尊食人生番的偶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白色的小祭台，祭台上供着一尊用过多的耶稣受难贝雕像，两边各放着一只深蓝色的卡斯泰里花瓶，瓶子里插满了香草。

姐姐卡米拉是病人唯一的亲属。她站在床边，脸色苍白，用一块蘸湿了醋酸的亚麻手帕不停地擦拭着病人发青的嘴唇和积满污垢的牙齿。医生文琴佐·布奇先生坐在屋子里，一边等待，一边欣赏着自己戒指上那块雅致的银质心形饰物和漂亮的山茱萸雕刻。邻居泰奥多拉·拉·耶切是一位织布女工，她默默地站在床边，生满雀斑的白脸，呆滞冷漠的目光和棱角分明的嘴巴，凑成一副异常痛苦的模样。

“Pax huic domui.”^①

杰纳罗·铁尔诺神父念念有辞地走进房间。他站在门口，显得又高又瘦，两只脚奇大无比，挪动起来就象是一条脱了节的蛆虫。罗莎·卡泰娜紧跟在他的身后。这个女人年轻时曾公开干过卖笑的营生，现在已经改邪归正，无偿地帮人看护垂危的病人，替死者擦洗身子，穿戴装殓。

人们赶紧跪在奥尔索拉房间里的地板上。病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她的感觉器官已处在完全麻木的状态，圣水刷从她的身上洒过，圣水在空中闪闪发光，淋淋漓漓地滴落在她的床上。

“Asperges me, Domine, hyssopo, et mundabor……”^②

对于这些足以使她在上帝面前显得比白雪还要纯洁的圣水，奥尔索拉连一丝一毫也没有感觉到。

她本能地用自己柔弱无力的手指将被子往胸前拉了

① 拉丁文：祝府上平安。

② 拉丁文：望主以水洒我，而我自洁……